

廣學會出版

慕翟生平

慕翟生平

謝頌羔編著

(一) 我爲甚麼對慕翟發生興趣？

今年是慕翟先生百年紀念的日期，世界各國的基督徒對他都有一種表示，爲了他有基督之心，與偉大的人格。我個人對於慕翟先生發生興趣，還是六七年以前，那時我在濟南，住在某西國傳教士家中，他的父親是慕翟的朋友，而且又爲慕翟作了一些書，其中有一本小書名叫上帝爲何用慕翟，我讀了，認爲是中國傳道士應看的書，所以回到上海時，便與吾友陳君譯了出來，最近已經印過三版，第三版是分贈給全國牧師的，作爲廣學

會五十週紀念冊。

若是再追溯上去，我在幼年時，似乎常聽見父親提到慕翟之名，他如何在各處開奮興會，救了無數的美國人與英國人。所以我自幼就知道有這麼一位偉大的美國佈道家，不過那時我目不識丁，不能夠把他介紹給讀者們，如今蒙上帝祝福，使我有這機會作這本小書，我的宗旨是要人們知道了慕翟的生平便能做像慕翟那樣的人。

從前丁立美先生到各處教會學校勸青年學生立志佈道，加入義勇佈道團，如今這樣的人不常看見，我做這本書的動機，就是希望青年的讀者們能明瞭了慕翟之爲人，景仰他，倣效他，也做一位義勇的傳道人；不過，不要勉強，也不要一味的看人學樣，慕翟的一生不過作爲我們的借鏡，我

們所依賴的還不是他，乃是我主耶穌基督，這一點，望讀者們會始終記在
心中。

上帝爲甚麼用慕翟？有七種理由，我在此，首先介紹，最好讀者們先
去看那一本書，這裏我不過舉其大綱而已。第一，慕翟是一個完全奉獻於
上帝的人，他的二百八十磅重的身體，每磅都是爲耶穌。第二，慕翟所以
有那樣偉大的能力的第二個緣因，是因爲他熱心做禱告。第三，慕翟爲上
帝所用，是因爲他對於上帝所說的話——聖經——研究極深，貫通於心，
又能照着聖經的教訓去實行。第四，上帝所以重用慕翟，是因爲他是一個
謙虛的人。第五，慕翟對於錢財，毫不貪愛。第六，慕翟拯救迷失的人，
具有異常的熱忱。第七，慕翟是顯明地受着聖靈的話，而得到偉大的靈力

。以上就是七個理由。不過七句話可以併作一句說，慕翟所以成爲我們的良友，爲了他的心中有基督，有基督的愛。他所最注重的道理便是『上帝是愛』。當時也有一位大佈道家名叫湯梅傑，聽他講道的人何啻千萬，然而今日沒有人紀念他，爲了湯梅傑所注重的不是『上帝是愛』。

我從前在美國神學念書，我的教員也是這樣對我說：『翻開慕翟的講壇，你所看見的，滿紙是耶穌赦免罪人，上帝是愛，我們得救是本乎恩典，這就是慕翟的成功，他把福音的中心盡量的發洩，人們聽他的道如同得到甘雨。』一點也不錯，一位佈道大家雖然口若懸河，所講的都是些恫嚇眩人之詞，雖然也會有上千上萬的人去聽他，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會得救啊！

(二) 慕翟與本仁約翰

最近幾年，我所注意的二位宗教中偉人：一位是慕翟，一位是本仁約翰。本仁是英國人，慕翟是美國人。本仁生於一六二八年十一月，慕翟生於一八三七年二月五日。本仁的父親是補鍋匠，慕翟的父親是泥水匠。他們都是平民出身，家境貧寒，猶之耶穌是木匠的兒子一般。本仁一方面做鋼鐵匠，一方面傳道。慕翟一方面售皮鞋，一方面教主日學，講道，後來成爲奮興大家。本仁生於英國內戰時期，慕翟也生於美國內戰時期。本仁上過戰場，當過兵。慕翟也上過戰場，不過沒有當兵，乃在兵營中做醫生的工作。這二個人都被上帝所用，都能講道，都做過書，感人極深。

慕翟也如同本仁一般，在一個時期內，深覺自己的無用，感到缺乏靈力，差不多不能夠繼續下去，他的妻子雖然竭力的安慰他，也是無用，後來蒙耶穌的寶血所洗淨，經過聖靈的洗禮，方始成為有用的器皿，所以他倆都注重耶穌十字架的寶血，他的恩典與他的愛。這是福音的中心思想，也就是基督教能盛行世界的最大關鍵。

我對於慕翟的興趣也是在此，他能起死回生，他能以愛動人，引人歸主，他不作無病呻吟的講道，他所講的都是純粹的福音，而且他所講的都是從他自己的經驗中得來。

我作這本小書的動機也便是在此，所以我特別注重慕翟的靈程與他的宗教經驗。我不願做一些普通關於慕翟的傳記，我願中國青年認識一位真

的基督徒，其他的事可以知道，但是，不必十分關心。

本仁的聖經知識是十二分的徹底，慕翟除出聖經之外，差不多不看別的書。這二位基督徒是值得我們認識的。本仁有一位虔誠的妻子做他的賢內助，慕翟亦然，他的妻子是一位賢妻良母，慕翟的成功大半也由於他的那位賢妻。

(三) 慕翟的母親

一個偉大的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；有了衛斯理的母親以及她的熱忱與偉大，方始能產生衛斯理；有了胡適之母親的偉大與堅忍，方始能產生胡適；同樣，有了慕翟的母親，方始有慕翟。

慕翟之母生在美國東部麻州北田的小地方，據說北田在一七六五年時祇有居民四一五家，後在一八七五年祇有一六四一家，到最近一九三六年也不過祇有一九五〇家。

慕翟之母名叫霍爾頓白翠。這位霍女士嫁給了一個泥水匠的兒子。她的丈夫自己也是泥水匠，所以無疑地是平民之家，而且家境並不好，不過

他倆度着貧寒的生活，在信主的方面却很虔誠，他倆結婚不久，有一次，慕迪先生（即是大佈道家慕翟之父）到城中去，看見一本新出版的聖經，他便不顧那本書如何昂貴，就買了一本送給他的自孿，而她當然非常歡迎，以後就將許多家中重要的事情寫在這本聖經後面，我們如今能知道慕翟幼年許多的瑣事，就是在這本聖經上得到的。

慕翟之母生於一八〇五年二月五日，與慕翟生在同月同日，這也是一件湊巧的事。她從小有好的家教，所以在宗教方面特別注意，嫁了她丈夫以後，生了幾個孩子，慕翟是老六。這麼大的家庭，要養大他們，自然不容易，但是有一天，那是一八四一年五月廿八日，她的丈夫正在工作，把鐵頭疊上去，造成堅實的軛牆，那知用了過份的力，忽然身體上覺得疼痛

，到了家中，在很短的時間內便離世歸天，死的時候雖然他心中平安，跪着，好像在祈禱，然而留下一位孀婦與九個無告的孩子，這是一件不易措手的事。慕翟之母若是沒有真的宗教的基礎，是不會弄得好的。

鄰人對慕翟之母說：『九個孩子是一件太難勝任的事，不如送幾個給別人罷！』這話當然是很切實用的，然而爲娘的聽了，卻是一件傷心的事，把孩子送掉，這是如同割自己的肉，況且要送給別人，送給何人呢？復次，把那一個孩子送掉呢？這些都是問題。

有一天，慕翟之母等到孩子們都熟睡了，就大哭一番，然後揩掉了眼淚，把那本她丈夫送給她的聖經打開，奇怪，她的目光正是落在一節很寶貴的聖經上：『你撇下的孤兒，我必保全他們的命，你的寡婦可以倚靠我』

。』（耶利米書四十九章十一節）這是一節對症下藥的話，而且她看了以後，得到無窮的安慰。她在這節聖經旁邊就寫下這幾句話：『哦！上帝，我知道這些孩子們是你所賜的，如果我盡母親之職，我知道你一定會做他們的父親。』諸位，這位婦孺的偉大就在此立了永不破壞的根基。

我們要知她的痛史並不是祇喪了她的丈夫，後來還有一件事，使她十分傷心，就是慕翟有一個哥哥，爲了不滿於他的貧寒的環境，有一天，忽然失蹤，無處可尋，一共失蹤了十二年。這一件傷心事，使慕翟之母每次想到，流下許多的傷心淚。慕翟對於這件事，也感到十二分的憂傷，所以他後來成爲大佈道家，常注重『尋找亡羊』的那一段耶穌的比喻。

此外，一切婦孺的困難，不能夠都寫出來，自己的房子祇得抵押出去

，後來又都賣絕，自己有時候還得出去做女傭，然而她沒有做過一件遺臭的事，而且正爲了她的勇敢，激起了慕賀的自尊與冒險性。

她有自尊的氣概，情願自己喫苦，禮拜天孩子們出去守禮拜，每一個孩子都是衣冠整齊，不亞於別家的孩子。當孩子們在家中爭論時，她一句話也不說，走到自己房中去祈禱呼籲上帝，等她走出來時，孩子們都是言歸於好，不再爭論了，這是最有意義的宗教教育。

她是一位勤勞的孀婦，在八十六歲時還會作工，還會寫很好的字，她在一封信上寫着說：「除出我不能爲自己梳頭以外，家中的瑣事，仍由我親自操作，去年秋季與冬季的奶油都由我親自製成，有時也覺很疲乏，但是不久即恢復。主耶穌給我能力，所以能每天安然度過去。」

當慕翟成爲大佈道家時，他的母親並不以成名爲樂，却常爲他禱告，希望他在德行上有進步，不會上魔鬼的當，做了不能使耶穌喜悅的事。她最後的遺言是寫在她致友人最後的一封信上。她說：『我回想起來，不得不感謝主，爲了他保佑我一生，又賜我那些爭氣的孩子們。』

諸位，我深信耶穌的這句話：『好樹結好果子，』有一次，我請我的父親特意把這幾個字寫在一張畫上，那張畫上面是一些紅的桃子。如今慕翟的母親感謝上帝，爲了她的孩子們都是很爭氣，這是不錯。同時，她的孩子們都很爭氣，爲了她自己在上帝面前也是爭氣。這是中外一例，好的母親不會生不爭氣的孩子。

一八九六年一月廿日，禮拜五，慕翟從遠處跑到家中，他的母親已是

一息尚存了，慕翟在她的牀邊跪下，對她說：『母親，母親，你還認識我麼？』他母親很安靜的對慕翟說：『我想，我還認識你。』二天以後，到了禮拜天早晨她進了郇山福地。那時的局面大與從前不同了，有四百多婦女以及一些青年學子送她返歸道山，她的墳墓築在她丈夫旁邊，她丈夫的墓碑上，刻着耶利米四十九章十一節的話。她自己的墓上，刻着馬可十四章八節的話：『她所作的，是盡她所能的。』

(四) 慕翟的幼年

我們用了一些功夫敘述慕翟之母，爲了我們相信一個偉人的成功是有他的背景的，而並不是偶然的。慕翟的幼年當然在他母親的庇護之下，同時，他自己的品行，在幼年時也並沒有如一般人所夢想的那麼偉大。如果不是他母親的循循善誘，用祈禱及聖經的話相規勸，今日也許我們不會聽到慕翟這個人。可見母親是何等的重要，家庭教育是何等的不可輕視！

慕翟生於一八三七年二月五日禮拜天，這是我們在他母親的聖書上抄下來的。他是他母親第六個孩子，長大在北田的樹林中，因爲他從小在場上種田，每日要做些苦工，幫助家用。同時，他對於鄉村的風味，如花草

樹木，都甚愛護。

關於慕翟的幼年，我們可以提出數點，他的長處是他對於她的母親是很孝的，一星期中，六日在田間作苦工，支持門戶，禮拜天還要穿好衣服去做禮拜，這一點，他自己心中是不十分情願，但爲了母親叫他去，他不得不去，同時，我們也不能完全怪他，那時的牧師實在不知孩子們的心理，所講之道，都是些使孩子們打盹的話，何能單怪這位好動的青年呢？

爲了他被強迫種田，每日要用許多力去操作，所以他心中常存着要離開他家鄉的意思，牧師看他不喜在田間作工，就叫他到牧師的家裏去幫工，但那也不爲慕翟所喜，所以他仍到田間去工作，據他自己說：「我所種的地，種過以後，連我自己都分別不出何者是我所種過的，何者是未曾種